


译林精选

罗宾·库克
《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榜首作家

CRISIS

是谋杀还是医疗事故？事情好像没那么简单！

危机

[美国] 罗宾·库克 著 王睿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CRISIS

危 机

[美国] 罗宾·库克 | 著

王 睿 |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危机 / (美) 库克 (Cook, R.) 著; 王睿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0.9
(译林精选)
书名原文: Crisis
ISBN 978-7-5447-0852-4

I. ①危… II. ①库… 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019007号

Copyright © 2006 by Robin Cook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Janklow & Nesbit Associates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0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s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07-207 号

书 名 危 机
作 者 [美国]罗宾·库克
译 者 王 睿
责任编辑 祖朝志
原文出版 G. P. Putnam's Sons, 2006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1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2×960 毫米 1/16
印 张 23.25
插 页 2
字 数 303 千
版 次 2010年9月第1版 2010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0852-4
定 价 30.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 025-83658316)

管家医疗：对谁危险，给谁机会

——评罗宾·库克的《危机》

王 睿

罗宾·库克是“医学惊悚小说”的创始人。1978年首推描写脑死亡和脏器交易的小说《昏迷》(*Coma*)，至今已有12部小说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他的小说涉及器官捐献、基因工程、试管婴儿、炭疽恐怖等医学界的热门话题，《危机》一书也不例外，描写的是近年来出现的一种新兴医疗方式：管家医疗，即患者每年交纳一定数量的会费（中位值约为1500美元，最高可达两万），医生则大幅度减少接诊量，为会员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

该书的卷首语写道：“谨以此书纪念《医师宣言》的诞生，愿其倡导的医疗行业职业精神能够生根发芽，蓬勃发展。快闪开，希波克拉底！”众所周知，希波克拉底誓言是医学工作者的行为准则，其中蕴含着知恩图报，为患者谋福利，不害人以及对患者不分贵贱，一视同仁等行医理念。这里提到的《医师宣言》则是由美国内科学基金、ACP基金和欧洲内科医学联盟共同发起和倡议的，首次发表于2002年。该宣言承认当今工业化国家的医疗保健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已经影响到传统的医师职业道德。为此，宣言提出了三条基本准则，即患者利益为先、患者自主以及社会公平的原则，其中社会公平原则要求医生“致力于消除医疗行业中的不平等现象，对不同种族、性别、社会经济地位、民族、宗教的患者一视同仁”。由此可见，尽管时代背景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对患者一视同仁的理念仍是医疗行业职业精神的基础。而管家医疗对患者区别对待、优质优价的做法，是根本违反这一原则

的。

罗宾·库克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后又在哈佛大学完成医学训练。作为一名眼科医生，他也在20世纪80年代的治疗失当危机中被人起诉过，也经历过连锁医疗企业对私人眼科诊所的冲击，最后选择弃医从文，但多年来，他一直保持着与医学界的紧密联系，深知医生在经济大潮冲击下的无奈与挣扎，对极少数医界败类更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基于此，我们可以结合自己对美国医疗保健制度的了解，将这篇小说看成是作者对医疗困境的反思。这样你会发现看似随意的人物和线索，其实都是作者精心选取的，蕴含深意。

故事的发生地波士顿是美国医学圣地，主人公克雷格·博曼是一名内科医生。故事开始时，克雷格正经历人生的“重生期”。此前作为一名大医院的内科主任，他每天忙于接诊和科研，根本无暇顾及家庭，也谈不上社交生活。随着医疗保险赔付额的不断减少以及医院开支的不断增加，他不得不加大接诊量，减少单位患者的问诊时间。这使他觉得离医学院所倡导的行医方式越来越远，工作满意度也越来越低。管家医疗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接诊量的减少和收入的增加，使他“平生第一次有了足够的钱和时间”。他可以将患者的需求放在首位，不用考虑晦涩的保险条款，甚至可以出门诊。克雷格是典型的好医生。他不仅医术精湛，而且科研极为出色。在出门诊的时候，他甚至会带上便携式心电图仪和生理指标套盒，并在救护车里陪着患者，以便发生紧急情况时及时抢救。但克雷格也有好医生的通病，就是不善与患者交流，而且喜欢挑战疑难病例。统计表明，这样的医生最容易成为治疗失当官司的被告；而那些业务不精的医生，通常会通过转诊和多做检查等方式转移治疗风险。

好医生也会遇到“问题患者”，比如佩欣斯·斯坦霍普这样的疑病症患者，经常杜撰病情，或是小题大做。按照管家医疗的服务条款，克雷格不得不半夜出门诊，但几乎每次都是虚惊一场。八个月里，他平均每周都要去佩

欣斯家一趟,但所能做的就是握着她的手,听她津津有味地描述自己肠胃的蠕动,或是看她保留下来的痰液,要么就是听她把从互联网上看来的症状硬加在自己的头上。这种问题患者是医生的噩梦,虽然只占总数的百分之三左右,但却消耗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普通医院,这种患者一般都是转给专科医生,特别是心理医生处理的。

克雷格被起诉之后的心理变化非常典型。他突然觉得每个患者都是潜在的原告,因此无法正常行医,每日依靠烈酒和安眠药才能入睡。他不断回忆自己抢救患者的全过程,觉得仁至义尽,因此感到很委屈。他从心眼里看不起陪审团,觉得他们是乌合之众,没受过专业的医学训练,根本无法体会医生的痛苦,也没有资格评判医生的对错。

治疗失当官司一般都是由原告律师先垫付费用,再从原告所获的补偿款中提取大约百分之三十作为律师费。因此原告律师在选择案件时非常谨慎。但近年来赔偿数额急剧增加,特别是精神损失部分飙升,原告律师已经开始主动招揽生意,很多原先专打个人伤害官司的律师也加入了治疗失当律师的行列。本书中的托尼·法萨诺就是一例。为了保证自己胜诉,他不惜恐吓被告方证人,还通过绑架克雷格孩子的方式阻挠尸检。种种努力,都是为了不让自己垫付的费用变成赔本买卖。同时,他们深知陪审团制度是美国司法系统的基石,陪审员的好恶决定了案件的结果。陪审员都有作为患者的经历,对医生有成见是很自然的。只需抓住这点,激怒被告,让他在法庭上失态,就有可能打赢官司。

而让医生在法庭上失态是很容易的。好医生大多比较自负,且不善与人交流。克雷格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在接到传票的当天,他就大骂原告忘恩负义,并说佩欣斯是人人憎恶的疑病鬼,她死了对所有人都是好事。在说这番话时,他丝毫没有考虑到身边的女伴有朝一日会变成原告方的有力证人。在调查取证阶段,他大骂原告律师托尼是“追着救护车和棺材跑的卑鄙小人”。在法庭上,他又大骂陪审员不称职。通过克雷格,作者表达了医学界

对法律体系根深蒂固的敌意和不信任。美国历史上出现过三次治疗失当危机,每次都导致保险市场重新洗牌,保险费越来越高。被人起诉过的医生,无论胜负,都很难找到保险公司为其投保。很多医生被迫转行或提前退休。

相比法律体系,医生更加痛恨的是所谓的“管理医疗体制”。书中克雷格对妻子和内兄的一番表白很能说明问题。医学院的生活极为枯燥,压力极大,这些学生的唯一动力就是早日独立行医,名利双收。而从1965年开始实施的“医疗保健”和“医疗救助”计划,通过经济承包等医疗给付方式,采用社团购买保险、控制医师的职能和指定患者的就医范围等措施,达到节省医疗经费和监控医疗质量的目的。本意虽好,但实际情况是,医疗市场落入商人和大药厂手中,使得医疗经费的支配受到限制,医师的地位正在逐步削弱,收入明显减少。不少医生被迫减少住院、外科手术等诊疗项目,扩展门诊业务以减少医疗费用,增加经济收入。医生已经不再是五六十年代人人羡慕的职业,变成高压、高风险、收入一般的苦力了。

书中还通过原告专家证人赫尔曼·布朗大夫,表达了社会上对管家医疗的看法。将付不起会费或者不愿付会费的患者转给其他医生,是对患者的抛弃和歧视,与社会公平原则背道而驰,也从根本上违背了患者利益优先原则和患者自主原则。同时他们驳斥了管家医疗等于私立学校的说法,因为选择私立学校的家长也必须通过纳税的方式分担公立学校的开销,而管家医疗的会费只涵盖特殊服务部分,一旦患者被转给专科医生或者住院治疗,费用就转嫁到医疗保险体系中,实质上是劫贫济富。大批优秀医生转向管家医疗,造成医疗行业的供需矛盾更加突出,部分地区已经出现了看病难的现象。

克雷格和辩护律师伦道夫代表了管家医疗支持者的看法,认为在这种体制下,医生可以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安排诊疗时间,充分了解病情,做出最恰当的诊断和治疗方案,是符合患者利益优先原则和患者自主原则的。且管家医疗使得医生摆脱了管理医疗体制的束缚,极大地增加了医生的自

主权,使医生有机会按医学院的要求行医,从根本上提高了医生的工作满意度和工作积极性。

小说的结局让人颇为意外,克雷格不仅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毒死了佩欣斯,还偷偷卖掉房子,让妻子和孩子无家可归,自己却冒充已故患者,携款潜逃到古巴开始新生活。人情薄凉至此,不禁让人心寒。也许正如他妻子亚历克斯所说,克雷格是医疗体制的牺牲品,从医学院开始就面临你死我活的竞争,压力极大,又缺乏人际交往,内心的困惑和绝望无法及时解决。做了医生之后,生死一念间,只有将感觉钝化,对病人产生疏离感,才能客观准确地判断病情。加之忙于接诊和科研,大多数医生缺乏文化生活,甚至没时间与家人交谈,积累的压力无法释放,久而久之,养成克雷格这种冷漠自私的性格,也不足为奇。

谨以此书纪念《医师宣言》的诞生

愿其倡导的医疗行业职业精神能够生根发芽,蓬勃发展

快闪开,希波克拉底!

良心的法则,

我们自诩为出自天性,

其实却源于风俗

——蒙田

2005 年 9 月 8 日

尽管一提到秋天人们就想起死亡，但实际上这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季节。在美国东北部，秋天五彩缤纷的树叶尤其能让你感觉到这种欣欣向荣的气息。9 月刚开始，新英格兰地区的天气就不再闷热、潮湿、雾蒙蒙的，而变得凉爽、干燥、清新，碧蓝的天空像水晶一样清澈。2005 年 9 月 8 日就是如此。从缅因州到新泽西，湛蓝的天空万里无云。从波士顿市中心纵横交错的碎石路，到纽约的钢筋水泥街区，气温都是 77 华氏度，让人非常舒服。

当天傍晚，波士顿和纽约各有一位医生，同时很不情愿地掏出皮带夹上的手机接听电话。两人都有不祥的预感，觉得这优美的铃声可能会带来不得不处理的紧急情况，需要他们调动全部的专业知识，还必须亲临现场。两人都已经安排好了丰富多彩的夜生活，这电话来得真不是时候。

不幸的是，两人的直觉都很准。这电话确实带来了秋天的凉意，带来了死亡。波士顿医生将要面对一个心脏病发作的病人。这个病人各器官衰竭，呼吸困难，将不久于人世。纽约医生需要面对的则是一个刚刚证实已经死亡的病人。两边情况都很紧急，两人不得不放弃当晚的夜生活，前去处理。他俩没有预料到的是，其中一个电话会引发一连串的事故，将两人同时牵扯进去，面临各种危机，使他俩反目成仇，而另一个电话最终会改变其中一个人的命运。

马萨诸塞州,波士顿

晚 7:10

克雷格·博曼医生垂下一只胳膊,想放松一下酸胀的前臂肌肉。此前他一直站在壁橱镜子前,试图自己打上那只黑色的正装领结,结果是屡战屡败。到目前为止,他这一生大概穿过五六次燕尾服。第一次是参加高中毕业舞会,最后一次是结婚典礼,每次租的礼服都附带一枚打好的领结,别在衣领上就可以了。可现在,他正经历“重生期”,事事都要讲究。他买了一件崭新的燕尾服,可不能用假领结来敷衍了事。问题是,他真的不知道如何打领结,又不好意思问礼服店的店员。当时他没在意,觉得应该和系鞋带差不多。

002

可事实上,两者差距太大了。他已经跟这只该死的领结奋战了十分钟了。还好,莲娜在浴室里忙着化妆没注意到。这个新来的秘书兼病历管理员同时也是他的新女伴。最坏的结果,就是请莲娜帮他打领结。他真不愿意这样做。他们相处的时间并不长,他希望能在她面前继续保持适度的距离和神秘感,不然这女人得寸进尺就不好收拾了。诊所里那个接待员兼秘书,还有他的护士,都说莲娜是个“大嘴巴”。她的词典里,可没有“小心行事”这类词。

他飞快地朝莲娜所在的方向看了一眼。浴室的门虚掩着,她正在上睫毛膏。从他这个角度,可以看到她的侧面。莲娜今年 23 岁,身穿亮闪闪的粉色绉纱裙,臀部曲线毕露。此刻她正踮起脚尖,想尽量靠近洗脸池上方的镜子。克雷格脸上滑过一丝自得的微笑。他们今晚盛装出席,就是为了走进音乐厅时让众人瞩目。莲娜虽说是个“大嘴巴”,倒也是个“可人儿”。今晚她穿上新买的内曼马可的露肩晚装,更是楚楚动人。她一定会成为今晚所有人目光的焦点,而在座的其他 45 岁老男人也一定会嫉妒他的好运。他知道这些想法有点孩子气,可高中毕业舞会过去这么多年了,他又找回了穿燕尾

服的感觉,这感觉好极了。

他或者他太太的朋友会不会也去听音乐会呢?一想到这里,克雷格的微笑就消失了。他不想羞辱任何人,也不想伤害任何人。转念一想,他和她太太从来没有一起去听过音乐会。他们的朋友很少,而且也都是些像他一样拼命工作的医生,根本没时间去听音乐会,所以遇见熟人的可能性很小。这些医生常年三班倒,又大多住在郊外,几乎没机会享受城市里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

克雷格和亚历克西斯已经分居六个月了,有个女伴也不过分。他认为这跟年龄没啥关系。只要他的女伴是个成年人,过了大学毕业的年龄,别人也不好说什么。再说他现在变得这么活跃,早晚会有人在社交场合看到他和女伴出双入对。波士顿是个大都市,受过高等教育的正常人应该享受的社交生活他都想尝试。现在他不仅经常去听音乐会,还去健身会馆锻炼,看戏看芭蕾。既然亚历克西斯从一开始就不想接受他的这些改变,那么现在他跟谁出去她也管不着。谁也不能阻止他过一种新生活。他甚至开始关心美术馆什么时候有新展览,尽管他以前一次也没有去过。以前他一心一意想做一个最好的医生,这个过程非常痛苦。整整十年,除了回家睡觉,他几乎不曾离开过医院,更谈不上享受文化生活了。等在内科这行有了点名气后,他反而比以前更忙了,根本顾不上私事,也无法照顾家庭。他成了典型的工作狂,除了工作没有别的生活内容,每天面对的只有病人。现在一切都变了,所有的遗憾和自责,特别是关于家庭的,都要先放在一边。那种按部就班,匆匆忙忙,没有满足感,没有文化生活的日子他再也不想过了。他知道有人会把这种转变说成是中年危机,可他不太这么认为。他觉得自己获得了新生,或者说,是一种觉醒。

过去的一年里,克雷格致力于,甚至可以说沉迷于将自己变成一个风趣、快乐和更全面的人,由此变成一个更优秀的医生。他城里公寓的桌上放着一沓当地各大学的宣传目录,包括哈佛的。他想选修一点文科的课程,一学期一两门,弥补过去的遗憾。而且自从成为执业医师以来,他就没有精力搞科研了。因此最让他高兴的是,生活中的这些转变使他重新恢复了对科

研的兴趣。从在医学院开始,他就协助教授研究肌肉和神经细胞中的钠离子通道。最初是为了挣学费,后来他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直到后来可以独立研究。在读硕士学位和当住院医师期间,他还与人合写过几篇颇有影响力的论文。现在他没有以前那么忙了,每星期有两个下午的时间可以在实验室搞科研,感觉真是好极了。莲娜说他样样都能拿得起。他虽然觉得这么说为时尚早,但也许经过两年的努力,他真的可以做到专业和兴趣兼顾。

克雷格的这些转变来得非常突然,他自己也没有预料到。大约一年前,也是机缘巧合吧,他的职业生涯发生了极大的转变,不但收入比以前多,而且成就感大增。突然间,他发现自己终于有机会按照在医学院的理想来行医,将病人的需求放在首位,而不用考虑晦涩繁琐的保险条款。如果病人需要,他可以花整整一个小时来询问病情。他终于可以自己作决定了。以前他需要面对医疗保险赔付额不断减少、诊所开销不断增加的困境,不得不每天拼命多看几个病人,以求收支相抵。突然间,他再也不用考虑这些了,也不用再跟没有医学知识的保险理赔员费口舌了。他甚至可以根据病情提供上门诊疗,这在过去是无法想象的。

感觉像是美梦成真。当初,他现在的合作者,也是恩人跟他提起这个机会,他还说要考虑考虑。居然没有当场答应,想想真是愚蠢。他差一点就失去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一切都好起来了,除了家庭,可家庭问题的根源在于他从一开始就对以前的工作过于投入了。说到底,这是他的错,他也承认。做一个医生,每天需要处理的突发事件太多了,是他甘愿让这一切左右和限制他的生活。现在他终于摆脱了这一切,也许家庭问题将来也会解决的,只是时间问题。也许亚历克西斯慢慢会意识到这种转变对他们都好。现在他只想改变自己,享受生活。平生第一次,他也有大把的时间和金钱了。

克雷格两手各拿着领结的一头,正准备再试试,手机响了。他的脸一沉,抬腕看了看表,7点10分。音乐会8点半开始。手机显示来电者是斯坦霍普。

“妈的!”他狠狠地骂了一句,然后打开手机,贴近耳朵开始通话。

“博曼大夫!”对方的声音很沉稳,“我打这个电话是因为佩欣斯情况不

大好。我觉得这次好像真的很严重。”

“看起来是什么方面的问题呢，乔丹？”克雷格一边问一边回头看浴室。莲娜听到了手机铃声，正看着他。他做了一个“斯坦霍普”的口型，莲娜点了点头。她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克雷格从她的表情就可以看出，她和他同样担心今晚的约会要泡汤。如果赶不上音乐会开演，他们就必须等到中场才能进去，这样就体会不到期待已久的进场时被人瞩目的快乐和刺激了。

“不知道，”乔丹回答，“她看起来特别虚弱，而且根本没法坐起来。”

“除了虚弱，还有其他症状吗？”

“我觉得应该叫救护车去医院。她状态不稳定，我真的很担心。”

“乔丹，你担心，我也担心，”克雷格安慰他，“她还有什么症状？我的意思是说，今天早晨她又像往常一样有好多抱怨，我刚处理过。现在有什么新情况吗？”克雷格的病人里大概有五六个特别麻烦的，他称之为“问题病人”，佩欣斯·斯坦霍普是其中最难缠的一个。医院也好，私人诊所也好，医生都得对付这样的病人。不仅烦人，严重的时候简直要把你逼疯。这种病人一天到晚都有事儿可抱怨，可细查起来，他们的症状常是小题大做，有的甚至是捏造出来的，根本治不好，非常规疗法对他们都无济于事。对这样的病人，克雷格什么办法都试过了，一点用都没有。这些人抑郁、对人苛求、令人绝望、费时费力。现在有了互联网，这些人能想出各种症状来，逼你长时间拉着手陪他们说话。以前在医院工作的时候，克雷格一旦确定他们的症状是编出来的，就尽量不理他们，把他们交给护士或者护工，再或者推荐给专科医生，特别是心理医生。可现在他的服务规范不允许他这么做。也就是说，这些问题病人是他新生活中唯一棘手的问题。尽管这样的病人只占总数的百分之三，可占据了他百分之十五以上的时间。佩欣斯是最烦人的。在过去的八个月里，他至少每星期要上门应诊一次，而且经常是在晚上甚至夜里。克雷格经常跟员工开玩笑说佩欣斯在考验他的耐心。每次员工们都会大笑。^①

① 佩欣斯的名字 Patience 在英文里与耐心 patience 一词相同，故此处为双关语。

“这次区别可大了，”乔丹回答，“跟她昨晚和今天早晨的症状很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法？”克雷格问，“你能说具体点吗？”他想尽量搞清楚佩欣斯究竟是什么问题，同时逼着自己相信这些问题病人偶尔也会确实有病要治。跟这种病人打交道的问题在于你会降低自己的怀疑指数。有点像狼来了，次数多了，你也就不信了。

“痛的地方不一样。”

“好吧，这算一个。”克雷格说。他对莲娜耸了耸肩，并示意她快一点。如果情况真的很紧急，他想带莲娜一起去出门诊。“这次痛在什么地方？”

“今天早晨是直肠和腹部疼痛。”

“嗯，我记得的！”克雷格说。怎么可能记不得呢？每次都是浮肿、胀气，还津津有味地描述排泄方面的问题，简直让人恶心。“现在是哪儿痛呢？”

“她说是胸口痛。她以前从来没说过自己胸口痛。”

“不对，乔丹。上个月她经历过几次胸口痛。我还为此给她做了压力测试。”

“对啊！这我倒忘了。我可记不得她那么多症状。”

你以为我就记得？克雷格想说，可是忍住了。

“我想应该送她去医院，”乔丹重复道，“我觉得她呼吸，甚至说话都很困难。早些时候她还跟我说她头疼，而且胃不舒服。”

“她确实经常反胃，”克雷格插话道，“也经常头疼。”

“可这次她确实吐了。而且她说觉得像飘在空中，还有点麻木。”

“这些症状倒是没听她说过！”

“所以说，这次很不一样。”

“是内脏剧痛还是痉挛状的间歇性刺痛？”

“我说不准。”

“能问问她吗？可能很重要。”

“好的，你别挂电话！”

克雷格听到乔丹放下了听筒。莲娜从浴室里走出来。她已经准备好了。

在克雷格看来,这样的美人应该出现在杂志封面上。他朝她竖起了大拇指。她笑了笑,做了个“出了什么事儿”的口型。

克雷格耸耸肩,把手机从嘴边拿开,但是仍然贴着耳朵。“看来要出门诊了。”

莲娜点点头,然后问道:“你是不是不会打领结?”

克雷格很不情愿地点了点头。

“让我试试。”莲娜提议。

克雷格抬起下巴,腾出地方让她打领结。这时乔丹回来了,“她说痛得厉害。好像你说的两种情况都有。”

克雷格点点头。这话一听就是佩欣斯的口气。没办法了。“疼痛扩散了吗,比如说胳膊啊,脖子啊,或者别的什么地方?”

“天哪!我可不知道。要么我问问她?”

“问吧,谢谢。”克雷格回答。

莲娜把领结的两头拉紧,三两下就打了一个漂亮的结,又整理了一下。她退后几步看了看,然后大声宣布:“不错,我自己都佩服我自己了。”

克雷格看了看镜子里的自己,也不得不同意。怎么她打起来就这么容易呢?

听筒里又传来乔丹的声音,“她说只是胸口痛。你觉得她会突发心脏病吗,大夫?”

“这就不好说了,乔丹,”克雷格说,“记得吗,我跟你说过她的压力测试有点细微的变化,所以让你注意她的肝脏,尽管她之前没有心脏病史。”

“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可无论起因是什么,我觉得她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了。她看起来面色发青。”

“好吧,乔丹,我马上过去。再问一个问题:我今天早晨留给她的抗抑郁剂她吃了吗?”

“这很重要吗?”

“有可能。虽然听起来不像是药物过敏,但也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她以前从来没有吃过这种药。我提醒她到今晚临睡前再吃,以防头晕或

者出其他问题。”

“我不知道她吃没吃。她那里还有不少科恩大夫开的药。”

克雷格点了点头。他知道佩欣斯的药品柜看起来像一个小型药店。佩欣斯以前的主治医师是伊森·科恩大夫，这人开起药来可比他胆子大多了。最早也是科恩大夫提议让他加入这行的，可现在他只是克雷格名义上的搭档，基本上不起作用。他自己的身体也不好，现在正在休长期病假，也许会一直休下去。克雷格手里所有的问题病人都是从科恩那里转过来的。还好他以前医院里的那些问题病人没人付得起这么高的价钱转到他现在的诊所来。

“听着，乔丹，”克雷格说，“我马上赶过来。你先找找早晨我给佩欣斯的那个小药瓶，过会儿我们数一数里头的药，看少了没有。”

“嗯，我尽量找。”乔丹说。

克雷格关上了手机。他看了看莲娜。“看来是一定要出门诊了。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吗？如果是虚惊一场，我们可以直接去音乐厅，说不定还能赶得上进场。他家离音乐厅不远。”

“我没意见。”莲娜兴高采烈地说。

克雷格一边穿燕尾服，一边快步走到壁橱前。他从顶层的架子上拿出一只黑色急诊箱并打开。这是他从医学院毕业的时候母亲送给他的礼物。当时这件礼物对他来说意义重大。因为他知道母亲得瞒着父亲，省吃俭用很长时间才能买得起这只急诊箱。这是一只相当大的老式黑色急诊箱，铜把手。以前在医院工作的时候，克雷格从来没用过这只箱子，因为根本不需要出门诊。可过去一年里，他经常用。

克雷格把需要用的物品扔进包里，包括一个床头化验套盒，能化验出心肌梗死或者心脏病突发的各种指标。科学发展速度太快了。他当住院医生的时候，这些指标实验室要好几天才能拿出来。现在在病人床头就能化验。当然了，这个化验套盒不能定量，可问题不大，能为诊断提供定性的依据即可。他又从顶层的架子上拿出便携式心电图仪交给莲娜。

克雷格正式和亚历克西斯分居之后，就在波士顿市中心的灯塔山上租